

溫公文集

第一
卷
十
冊

司馬溫公文集卷二十三

山右督學使吳時亮元亮甫發刻



平陽府知府劉餘祐

平陽府推官白楹

夏縣知縣王彥葵仝發刻

平陽府訓導董汝相仝訂

章奏二十一

留吳奎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上

臣竊聞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除資政殿

學士知青州外議籍籍皆以爲奎不當去所以然者
盖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
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廷之人不知本末但見
陛下爲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恠駭如此
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
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
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勅告且留
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
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

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啗戴陛下
之深恩上下驩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
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
相待如初况於出入之間何爲不可復留也陛下素
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刑迹極意盡言但
爲朝廷惜大體耳乞賜裁察取進止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
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

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大
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
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
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
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
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
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
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
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闕一

馬則衰闕二馬則危三者無一馬則亡自生民以來
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
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
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臯陶垂益
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
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
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
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
何徃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得

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
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
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
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
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取進止

乞罷詳定宰臣押班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宰臣復有文字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
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體以宰相爲股肱以
臺諫爲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

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
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所
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致王陶
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
廷可以無事矣而宰相復有此奏萬一體官有希旨
迎合者以爲宰相不合押班臺司默然不言則朝
廷之儀遂成墮廢故辨論是非則與前日之事有何
所異是闕訟之端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卽天位四方
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

風數有變色分爭之醜臣竊爲陛下惜之况今災異
屢降饑饉存養官多而用寡兵衆而不精冗費日滋
公私困竭戎狄桀傲邊鄙無備百姓流亡盜賊將起
朝廷夙夜所憂且以此數者爲先而以餘事爲後伏
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
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取進止

留韓維呂景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二日上

臣竊聞已有指揮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差知潁州侍
御史呂景與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竊見韓維沈

靜方雅於陛下疇昔宮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
稱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呂景渾厚剛直於今日
言事之臣亦爲難得其人身爲臺官坐言事罰銅誠
使羞辱難以立朝不若得貶竄之爲快也然二人者
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俱從外補於二人甚
爲私便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
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有所裨益必若不可留者
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以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
默等數內斷自聖意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

直之人克厭衆心取進止

乞御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群臣無不
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况今
國家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
安臣不敢言若稍得痊愈伏望陛下勉強御前殿或
後殿暫見群臣若有奏事久不退者雖諭以近新服
藥難爲久坐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群下畧得瞻
望清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取進止

論宰臣押班劄子

臣伏覩今月七日勅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相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勅命指揮永爲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事畢泰分以後少有不遇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遇辰正日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曾放辰牌以

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爲天下正衙宰臣爲百僚師率百僚旣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卽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湏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卽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已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取進止

乞訪四方雨水箚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徧祈嶽瀆靡
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
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尙有未霑足之處
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
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
下不可遽以爲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
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
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

既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啻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下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人之道以得賢爲本而資序爲末昔東漢之衰立三互之法婚

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
久缺不補蔡邕嘗上疏極陳其弊然則詳其未而遺
其本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
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
條約甚多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
尤稀近日以來爲弊益甚蓋以屢有覃恩官品多高
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者則又未必賢矣夫
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
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員外郎以

上卽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卽且
充裏行不復更湏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
擇取進止

上聽斷書

治平四年五月
二十四日上

臣材識駑鈍陛下過聽擢備憲司臣夙夜盡心以思
厥職墮首捐軀無足爲報竊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
迭相攻毀分爲兩朋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蓋繇人臣
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已之是非人主不忍
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群下紛紛